



一部献给世界有情人的爱情史诗

RANDOM ACTS OF
HEROIC LOVE

英雄 恋爱大行动

Danny Scheinmann
(英)丹尼·沈曼/著
秦萍/译

续写**爱情神话**，丹尼·沈曼全新爱情传奇力作。
英国畅销爱情小说，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力推作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英雄恋爱大行动

(英国)丹尼·沈曼 著

秦 萍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恋爱大行动/(英)丹尼·沈曼著;秦萍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04 - 09831 - 6

I. 英… II. ①丹…②秦…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565 号

RANDOM ACTS OF HEROIC LOVE by DANNY SCHEINMANN

Copyright: © 2007 BY DANNY SCHEIN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 - 2008 - 015 号

英雄恋爱大行动

(英)丹尼·沈曼 著

秦 萍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831 - 6/1 · 2114

定 价 2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8)
第 三 章	(15)
第 四 章	(26)
第 五 章	(31)
第 六 章	(38)
第 七 章	(43)
第 八 章	(48)
第 九 章	(52)
第 十 章	(56)
第 十 一 章	(63)
第 十 二 章	(73)
第 十 三 章	(76)
第 十 四 章	(82)
第 十 五 章	(88)
第 十 六 章	(95)
第 十 七 章	(101)
第 十 八 章	(106)
第 十 九 章	(113)
第 二 十 章	(120)
第 二 十 一 章	(128)

第二十二章 (135)

第二十三章 (143)

第二十四章 (161)

第二十五章 (172)

第二十六章 (174)

第二十七章 (180)

第二十八章 (183)

第二十九章 (188)

第三十章 (191)

第三十一章 (194)

第三十二章 (199)

结束语 (202)

致 谢 (203)

第一章

头部遭受重创后的思维如同飓风袭过后残留下来的房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让人无从辨认。

记忆的碎片散落在片片残骸上。所有的碎片都在，至少在某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的景致已经扭曲，当你的大脑逡巡在这些记忆之间的时候，它根本分辨不出它们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

“艾莲妮在哪里？”

“她死了。”医生说。

莱昂闭上双眼。他带着奇特的平静注视着炸弹朝他砸过来，这是他被横扫出去之前的最后一眼。他挖空心思地回想，但仍旧不能辨认出这个场景。浓浓的大雾掩盖了一切，他只能分辨出一些隐隐有几分熟悉的身影。死了。他已经知道她死了。在他开口询问之前，他还一无所知，但当他听到回答后，似乎就确认了他没能够想起的回忆。有什么东西正从晦暗不明变得清晰。艾莲妮。小小的棕色眼睛，浓密乌黑的卷发，充沛的活力和饱满的激情，歌唱。永不停歇地歌唱，如同其他人的呼吸一般。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她的活泼和热情，就如同一个原子，用肉眼无法察觉。

炸弹差一点就击中他。而原子就要分裂，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让人无法控制。

“我能看看她吗？”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她在哪儿？”

“这里的另一个房间。”

他们正在玩一个游戏。医生不想让病人去看望他死去的爱人——至少迄今为止不想。他说：“就假装她还没有死吧。死——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单词而已。”这是一个关于限制破坏的游戏，莱昂必须配合。他不知道现在身处何地，

更不清楚他是如何到这儿的；他对最近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爱着一个叫艾莲妮的女孩，而且他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她。他感觉得到医生的恐慌，如果他表现出一丝一毫屈服的迹象，医生都会把他们分开。因此他沉着地玩着游戏。

“请让我看看她吧。”

医生从莱昂的眼神里看到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似乎放下了心；毕竟这个男孩可能妥善处理一切。虽然他不知道这两个外国人之间的故事，也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不可分。

“跟我来。”他轻声地说，并指了指门。

直到这时莱昂才意识到他正躺在床上而且曾昏迷过。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寻找艾莲妮。但他依然迷惑不已，医生为什么说西班牙语呢？这个疑问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像一条末端遗失在重重迷雾中的绳索。他拉动绳索，从烟雾中拖出一条线，一个回忆附在上面。我是在拉丁美洲，和艾莲妮一起来的。但这是哪里？危地马拉？不是。我们是从那儿飞往哥伦比亚的。那就是哥伦比亚？也不对。他更使劲地拽绳子。不，不是哥伦比亚。在那之后，我们又去了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去哪儿了？他拉得更用力，绳索都快被扯断了。秘鲁。从厄瓜多尔去了秘鲁。但怎么去的？我们是怎么到的秘鲁呢？绳子突然间挣断了。我对此毫无印象。我一定是在厄瓜多尔或是秘鲁。很可能是秘鲁，因为我根本记不起秘鲁。他又仔细思索那根断了的线，却不知该从何处寻找另一端。现在他正站在一个迄今为止仍无法逾越的坑洞的边缘。他盯着裂缝，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在意识清醒的那一刻忽然意识到他的精神已经混乱不堪。

他挣扎着站起身，脑袋晕沉沉的，以至于他不得不用手撑着床来稳住自己的身子。他使劲眨眨眼睛，努力把视线集中到对面墙边的釉质脸盆上。一个水龙头不停地滴着水，惹得人不得心安；它一定是长年累月地漏水，看它在水槽上留下的那个丑陋的水渍就明白了。不管现在是在哪里，他肯定被人忽视了。瞧，油画从墙上脱落，厚厚的蜘蛛网在墙角结了一层又一层，却无人搭理。只有天花板上的一只孤零零的壁虎俯视着这一切。医生搀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走廊里。

他们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停下，莱昂知道她就在门那边。医生推开门，只见艾莲妮躺在一张推车床上，蓝色的衬衫上沾染了血迹，肩膀脱臼了。她的双颊

有一道擦伤，是炸弹爆炸时留下的。他体内有什么倒塌了，所有事情的细枝末节都在他体内爆炸开来。他的血液沸腾，轰隆隆地在身体里奔流，如同冲破堤岸的河水；他的双腿战栗，一个战栗，跪了下去；他的呼吸急促，声音嘶哑粗粝；他的心脏流不进血液，如同被掏空了一般；他的胃部紧缩，将未消化的废物挤进肠道；他的鼻子里满是鼻水，使劲地眨着眼睛，视线却仍被泪水模糊。他瘫倒在地板上，从喉咙里发出尖声嘶吼。房间之外的三个护士听到声音后停下她们手中的工作，就像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后的反应一样。四面八方的人们涌过来。医生关上房门。外面聚集了一群人，都在低声议论着。有一些人知道事情的经过，这些见证者是诊所里正被医治的病人。他们很想知道当这个美国人苏醒过来后被告知他的女朋友去世的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上帝啊”，他们一直都在说。“当这个男孩醒过来时……真不敢去想，太痛苦了。”随后他们在胸前画十字，感谢基督让他们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们爱的人。

莱昂蜷缩成一团，啜泣着。他身陷某个不知名的美洲小镇，神智还不清醒，这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站起来，走到艾莲妮身边，温柔地抚摸她的脸。她的皮肤依然温暖，或许她并没有死去，她还有希望被救活。他看着医生，眼神里透露出些许疯狂的乐观。人工呼吸，或许他可以用人工呼吸把她救回来！他捏住她的鼻子，将他的气息随着他最后的希望注入她的口中，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将他的气息灌入她的体内。随后敲打她的胸部想让她的心脏恢复跳动。他甚至用拳头去打。这会伤了她，他知道，但他别无它法。医生把手放在莱昂的肩膀，想要阻止他的疯狂行动。可莱昂的心思却被这个渺小可悲的希望顽固地占据，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事情。

“电击！你们用电击疗法了吗？呃，电击（西班牙语）。有吗？”

“没有，先生。她已经死了。”

她不可能死了，他不相信。他继续给她做人工呼吸，乞求有奇迹出现。奇迹真的出现了。从她的体内传出一声嘶哑的呼吸声，终其一生他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她还活着，她有呼吸，你听到了吗？”

医生呆住了。莱昂突然间振作起来，他不需要这个懒惰昏庸的医生了，他自己能把艾莲妮救活。他兴奋极了，一次次地给她做人工呼吸，并且每次都得到她的回应。

“先生，先生！”医生又把手搭在他的肩膀，可他却毫不理睬，他的心激动

得快要飞起来了，他想放声大笑。

“先生，她没有呼吸，是你的气息从她的胸腔返回来。”

莱昂探了探艾莲妮的脉搏。果然毫无变化。他的心重重地坠下，被绝望淹没。他吻了吻她的额头，轻声用从她那里学来的地道的希腊语词汇诉说着：“Matyamou, karthiamou, psychemou.” 我的眼睛，我的心，我的灵魂！

他轻抚她的发丝，如同他曾偶尔在她熟睡的时候抚摸过那样。她的身体渐渐变得冰冷。随即他像一只狗一样发出痛苦的叫声，叫声一直持续着，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老医生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由他去发泄自己的痛苦。他强忍住自己的泪水，不想在工作时间让他的职业理性败给感情。他会在下班后回到家里，在妻子的怀里痛哭一场，然后长时间紧紧地拥抱她，聆听她的呼吸，嗅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感受她的爱。

他们的事传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门外聚集的人们无法抑制他们对这个悲剧的令人憎恶的好奇心，推开了紧闭的门。入眼是一个陷入极度悲伤的人。他面色铁青、五官扭曲。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瘦小的女人，身体扭曲，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生命力。他们深吸了口气，在一瞬间他们的脸色变得和莱昂的一样。

“走开，不要呆在这里。这可不是什么畸形秀。滚开……”说着说着，莱昂的嗓子变得沙哑，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们看够了，感觉到羞愧，把门给关上了。

这使得他布满重重阴霾的头脑里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会认识那些人呢？他转向医生。

“今天几号？”

“四月二号，先生。”

“四月二号？”他拼命地搜寻脑海里的蛛丝马迹。

“我这是在哪儿？”

“拉塔昆加，先生。”

拉塔昆加——他听过这个地名。是的，他记起来了，他曾经经过拉塔昆加，在那个小镇的广场上有一个繁华的集市，他和艾莲妮在那里换乘公共汽车去往山区。他现在在厄瓜多尔。

“今天几号？”他忘了刚刚问过这个问题。

“四月二号。”

“四月二号？发生什么事了？”

“你出车祸了，先生。”

可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这个消息也没有激起他任何精神上的波动。他坐着思考了一会儿。不行，他还是记不起有关公共汽车或是车祸的事。这个消息一直徘徊在他的脑海之外，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企图侵入他的思绪，而大脑却拒绝将这个信息接入突触或神经末梢。然而飞机的记录设备——携带所有事情的小小的黑匣子就静静地躺在记忆残骸内部的某个地方。一种奇异的保护机制正在发挥效力，阻止他往伤痛的根源靠近。他的身体抗拒大脑接受这个可能对它有损害的信息，就如同在法律案件中证人因为可能受到牵连而不愿作证一样。

“今天是几号？”他纳闷究竟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四月二号，先生。”医生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哪一年？”

“1992年。”

莱昂苦苦思索着这一年。他是在1991年出发的。1991年的什么时候呢？年底，将近年底的时候，1991年12月。那这四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拧亮一小盏灯，他看见他和艾莲妮一起躺在沙滩上。是在除夕，他们刚从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到一个热带岛屿玩了一天。艾莲妮穿了粉红色的游泳衣。他们躺在阳光照耀泛着白光的天堂一般的地方，波浪在他们的脚边轻轻的拍打着。他转向她，亲了亲她温暖的脸颊。

“你知道吗，我别无他求。有你在我身边，还有我爱你，就这样，生命中有这些就足够了。”

艾莲妮笑了，侧过身子亲吻他。“我们拍下来吧，”她说。她拿出他们很小的一步成像相机，伸直胳膊举到头顶，对准镜头，他们再对着镜头的倒影检查了一下他们的姿势，拍下了照片。咔。

他低下头看着她的尸体。回忆就像一双手，犁过他的胸骨，撕裂他的胸腔，把他的心脏暴露在空气中。他的脊柱慢慢消失，站在死去的爱人面前的他仿佛一块松松垮垮毫无生气的肉。他痛得无法呼吸，只想追随她一起死去。

不知怎么的他感到有一只狩猎用的夹钳穿过他的腿。他低下头，注意到他的牛仔裤被撕破了，上面血迹斑斑。随后他感到双手一阵刺痛。它们被划破了，正在流血，手掌的皮肤上扎着很多玻璃碎片。好一会儿，他专注地挑着这些碎片。

他的右肩膀被严重挫伤，髋关节向背部发出严重警告。他意识到他的右半边身子伤势严重，但最糟糕的是他的右膝盖。他根本弯不下甚至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他怎么能到现在才意识到疼痛呢？

今天是几号？他很想知道，但他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一遍。门开了，外面的人群也散了。一个警察走进来，要求莱昂陪他一起去公交汽车站认领行李。莱昂不想离开艾莲妮身边，但他却奇异地接受了建议。他没有作任何挣扎，顺从地跟随警察出了房门。医生随后跟上，将艾莲妮留在寂静的屋子里。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

“莱昂·迪肯。”

“那地方离得很近，莱昂，不会花多大功夫的。”警察用西班牙语说道。

他们走出诊所，走入令人炫目的夕阳里。外面热得像个蒸笼，巨大的中心广场在他们面前杂乱无序地扩展，熙熙攘攘的南美市场人群川流不息。在一边正在拍卖活牲畜，美洲驼和奶牛堵塞了地面，鸡的爪子被捆起来绑成一堆，到处都是它们焦虑不安的咯咯声。水果贩子成排地坐在毯子上，面前摊开了他们的农产品。那些富有的奥特瓦落印第安人，留着长辫子，兜售他们手工编织的五颜六色的吊床和披风式外套。莱昂突然冒出一身汗。这个世界是多么令人无法忍受啊，它是如此的冷酷无情。他浑身发抖，像一条被木棍刺中的蛇一样蜷缩起来。芸芸众生总是被数不清的琐事和平凡无奇的杂物所困扰，乏味可悲的世俗生存只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他正在用倒置的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渺小而又疏远，遥不可及而又无动于衷。他现在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梦幻泡影般的世界，在这里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感觉自己皮肤起皱纹。这个集市如同几千里以外的一个消音器，声音被掩盖，变得极不真实。他现在身陷水中，但没人注意到他正被淹没。

上一次来的时候，他和艾莲妮被困在小商贩之中，周围满是他们不需要的珠宝饰品，几乎寸步难行。他们谢绝了所有的商品直到看见两个小巧的雕刻印加头像，一男一女。他没有砍价就买了下来，把男的那个头像送给艾莲妮作为纪念品。

但如今他走过广场，小贩们却本能地避开了。他再一次被冷落忽视了。这个依然困扰在混乱的悲剧中的男人眼神里透露出的某种讯息使得那些商贩心神不安、喉咙干涩。这个人肯定不是来购物的。

警察把他们领到汽车总站的一个小屋里。平时这里挤满了公交司机和收票

员，但今天却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讨论着车祸。当他们看见莱昂过来的时候，立刻变得沉默。小屋里堆着高高的袋子，在正中间的是两个大的帆布背包。他爬过去，但不确定那是不是他的行李。他想把包拎起来，却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身子摇摇欲坠，不由得皱眉蹙额。医生上前捡起包，莱昂注意到一个背包里露出了一把冰锄和一双冰爪。他好奇地盯着这些东西，仔细地检查包上的名签，看见上面有莱昂·迪肯的名字。

返回的路上，他们再一次穿过广场，莱昂眼睛瞟来瞟去，急切地想回忆起曾发生的事。神经元和突触在他体内迸出火花，突然间有些事从黑暗混沌中显现。他们是在基多的一家登山用具出租店里。莱昂喜欢登山，登山是他人生的几大完美的乐趣之一。完美，是因为登上顶峰后就无须再前行，这会使你产生强烈的成就感。而在他充斥着数不清的不间断又永无止境的活动。必须不停地向前看来寻求满足感的一生中，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科多伯西矗立在高原上，像一道诱人的异国风味的圆锥形点心，对莱昂来说这将是一次艰巨的挑战。店员告诉他们要在海拔五千米的一个山林小屋过夜，或许需要待两夜来适应山里的气候。他建议他们登山那天在凌晨两点出发，以便能在黎明到达顶峰，在下午冰雪融化之前回来，否则将会非常危险。冰锄和冰爪是必备品，若是天气没有变化的话，登山路途也不会太艰难。

“你们都要爬到山顶吗？”店员问。

“没有我，”艾莲妮说，“我只爬到山林的那间小屋，就不继续往上爬了。”

“不要冒险，”他警告说，“去年有一对新手夫妇死在山上。”

莱昂想起他们吃早饭时的情景，他们去了旅馆附近最喜欢的餐馆。他吃了配格兰诺拉燕麦卷和蜂蜜的水果沙拉。他称它为“神仙的早餐”，里面有凤梨、西番莲果、芒果和百香果。当他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受了它的美味。艾莲妮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个涂着溶化巧克力的香蕉薄烤饼，热烘烘的果酱汁止不住地从她的下巴上流下来。他们慢吞吞地喝完咖啡后回到旅馆，背起背包朝汽车站走去。他们最终到达汽车站时比原定计划晚了一个多小时。要是他们当初没有在早饭上花那么长时间，她现在是不是应该还活着？他的记忆停留在汽车站那一刻，他脑海里仍然没有关于那次旅行的任何记忆。或许不知道反而更好，但他的思绪却停不下来。坑洞正在慢慢地被填满，而且大脑会自动运转直至坑洞被完全填满。

第二章

诊所是一个破烂的小建筑物，具有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特色。对于当地人是个医院，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个小诊所。诊所里面缺少器械和称职的人员，只能处理一些常规疾病。

在门廊，医生把胳膊搭在莱昂的肩膀上，“我们得把她送到陈尸所。”

“不，求求你，能不能让我和她再呆一晚上？”莱昂乞求道。

“我对此也感到很遗憾，你当然可以在这里过夜，但她够呛能行。明天我会验尸确定死因，然后你得决定接下来要做的事。你从哪里来的？”

“我是英国人，艾莲妮是希腊人。”

“啊，我建议你给希腊大使馆打电话寻求帮助。”医生说。他转向警察，“把皮德罗叫来，我们需要救护车把艾莲妮送到陈尸所。”

警察摇摇头。“皮德罗今天刚下班。他直到星期一才回来。”

“那让卡洛斯开着他的小卡车过来。”医生叹了口气，向莱昂投去一瞥无奈的目光。“很抱歉，先生。这个镇子太小，我们只有一辆救护车，而且司机还是义务帮忙的，他周末不上班。”

这是一个什么鬼地方，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莱昂暗暗咒骂道。“在你把她抬走之前，我能不能单独和她呆会儿？”他说。

“你很爱她，先生。我看得出来。我为你感到惋惜。我是乔治·桑切斯医生，你随时可以找我。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现在我得走了。等卡洛斯开着小卡车来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医生把背包递给他，捏了捏他的胳膊，把他推到艾莲妮独自呆着的房间里。

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变化，她看上去更死气沉沉，好像她的灵魂已经全部离开躯体。他亲了亲她，感到她嘴唇冰冷。他拿起她的手使劲搓，想让它们保持温暖，但却于事无补，她就像一块冰冻的石头。她皮肤下面的血管里已经没有血液，并泛出隐隐的蓝色。她脱臼的肩膀向上弯曲。想到那可能的疼痛，他就皱起眉头。她看上去很不舒服，他不能放任她这么痛苦。他温柔地把手放在

她的肩下，竭力把她的肩膀放平，但它却已经僵硬地卡在那里，他能感觉到肩窝和关节之间的缝隙。

“我可怜的宝贝，我希望你没有那么痛苦。”他喃喃自语。他又拿起她的右手，把它放到她的肚皮上，这样一来，她的身体就看上去没有那么扭曲。她长长的黑色卷发依然柔软无比，他依恋地抚摸着。泪水划过他的脸颊，滴到她脸上。门开了，一个护士走进来。

“出去，请你出去。别打扰我。”

护士低下头，猛地转过身，低声说了句抱歉就离开了。

莱昂总是知道艾莲妮什么时候高兴。她很少有不高兴的时候。每当她高兴的时候，她总爱发出声音。或许是哼着小曲，或许唱歌，有时仅仅是傻傻地吹口哨。不管她在做什么，不管她是在骑车，洗澡还是做饭，她总会发出声音。随时随地，有她的地方，就有声音。这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受不了，但莱昂逐渐地爱上她的这个习惯。她唯有在悲伤难过的时候才会沉默。有一次她沉默了一星期，这让莱昂觉得难以忍受。那时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一年的时候，她接到前男友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他刚刚查出自己是 HIV 阳性，并建议她接受艾滋病检查。她飞速赶到学校诊所里化验，在等待结果的冗长的七天里，她几乎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莱昂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直到那天她接到一切正常的通知才唱着歌回家。

如今歌声永远地停止了。令人窒息的静默笼罩着整个房间。莱昂的生活将永远和沉默相伴。他倒在椅子上，急切地倾听虚无的声音。他体内的悲伤平静下来，他从上空看到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艾莲妮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东西移动。空气像烂泥一样沉闷，让人喘不过气。他融入这种静默之中，心跳减慢，呼吸停止。他大好的前景变得黯淡。他停止哭泣，眼神呆滞。他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想让自己就此消失。突然一个声音在他灵魂深处响起：“活下去。”她简单地说。

那是什么？

“活下去。”这个声音又出现了。

他从未对天使的呼唤如此敏感。

事实上他对这种无稽之谈嗤之以鼻。他是个生物学博士，一个唯理主义者，一个大学达尔文协会直言不讳的前会长。他厌恶骗术，玄学以及大多数宗教。

“活下去。”艾莲妮轻柔地重复道。

难道他现在能够感知来自地狱的信息？他不信，对于这个像他自己声音一样清晰的声音应该有个合理的解释。但他无法否认他想要相信她确实在那里。

这是他唯一剩下的。

“好吧，”他不知在对着谁说话。“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活下去的。”

莱昂注意到一个护理员走进房间。他没有看到他进来，而且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呆了多久。这个人的存在如同一片雪花一样没有重量，他如同蝴蝶落在树叶上一样轻盈地移动。这个人没有抬头，只是埋首于他们的背包。他们携带的一罐蜂蜜在车祸中撞碎，把背包弄得黏糊糊的。他正拿着湿抹布擦拭背包。这个人一言未发，但不知为什么莱昂在他旁边感觉很舒服，所以莱昂就让他继续呆下去。他手脚麻利，态度谦虚，莱昂不由得被吸引到他身边。他别扭地跪在护理员身边，拉开背包的拉链移出破碎的玻璃。

“你叫什么名字？”莱昂问。

那个男人直视着莱昂的眼睛，安静地笑了笑。他身材矮小，五官却如印第安人的那样深邃。

“约瑟夫。”

“谢谢你，约瑟夫。”

莱昂在包里发现艾莲妮每晚写的日记，上面沾上的蜂蜜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这对他来说并不陌生，那褪色的封皮和翻烂了的书页对他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他想翻开那些黏在一起的页码，但日记本老是翻到中间一页。他阅读着这本日记想让他看到的那页。他丝毫不理会意思，只是欣赏着她的笔迹。艾莲妮的美都蕴含在她写的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感官享受中：她身体的曲线从她写字的起承转合中可窥见一二。他慢慢地从书写转到意思。

1991 年 12 月 31 号

很早起床从卡塔赫纳搭船去岛上。有些岛很小，上面只有一座房屋和一个游艇或是直升飞机场。向导说他们大多为毒品大亨所有，莱昂说等他有钱以后要给我买一座小岛，意思就是他永远不可能给我买。我们永远不会有钱，但我开始觉得我们会永远幸福。或许幸福也是一种富有。

在风和海浪的双重作用下，人在船上感觉非常冷。我们穿得都很少，所以在船尾紧紧抱在一起，傻乎乎地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互掐对方的乳头。突然我有了不可遏止的冲动，想要有莱昂的宝宝。我想像海马一样，一下子生出几百个，让世界上到处都是小菜昂和小艾莲妮。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亲爱的莱

昂，亲爱的心不在焉的莱昂。

我们在其中一座大点的岛屿上的一间稻草堆成的海滩餐馆停下来吃午饭。我们吃了箭鱼，然后餐馆主人放上萨尔萨舞曲，我们所有的人都尽情地跳了博普爵士舞。上帝啊，我喜欢这些人，他们知道如何享受生活。这样的情形你不会在帕克汉姆的下午见到。莱昂一定知道我的感受，因为随后我们躺在沙滩上，他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让我感动得想要流泪。我拍了张照片为证，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密切，我知道我已经找到我所追寻的一切。但我始终不能相信莱昂会爱上我。我知道他爱我，但我总是不能相信。他看我时的样子仿佛我是多么出色的人物，我不禁想到如果他知道我的真面目后究竟会如何？好笑的是，他看我的神情越是好像我是个出色的人，我就自我感觉越好。今天在沙滩上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人或许真的不错，或许我一直都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黄昏回来，在青年招待所吃了一些菜豆。一天的快乐过后极度疲劳。

莱昂合上日记，把它紧紧地捧在胸前。约瑟夫擦完破碎的罐子后，让莱昂把日志放回去。他轻轻地抬起莱昂的手，检查上面的伤口。他小心地拔出碎片，给他包扎好伤口。他清洗了莱昂的膝盖，轻轻地抹了消毒剂，然后用绷带利索地给它包扎好。随后他走到艾莲妮身边，帮她清理脸上的血迹。

突然门开了，桑切斯医生和另一个人进来。和约瑟夫相比，这两个人看上去格外笨重。医生又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卡洛斯把小卡车开过来了。很抱歉我们现在就得把你女朋友送到陈尸所。”

“不要，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很抱歉，先生。把尸体放在这里是不卫生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请不要把她抬走。我不想让她去陈尸所。让我照顾她吧，求求你了。”

他从隐蔽处找到约瑟夫，用恳切的目光看着他。约瑟夫叹了口气，摇摇头。莱昂明白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

“那好吧，但我要和他一起去，好确保一切事情都没问题。但我想在早晨回来。”

桑切斯医生想了一会儿，说道：“如果你呆在这儿会比较好，先生。或许你需要打几个电话，然后休息一下。”

“不，”莱昂断然拒绝，“我可以以后再办那些事。”

“如你所愿，我的朋友。”医生说。然后示意卡洛斯打开双道门，让他把推

车推出去。莱昂转过身想谢谢约瑟夫的帮助，但他却消失了。从此以后莱昂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和善的印第安人。

他们穿过门廊来到医院的主门口。莱昂吃惊地发现太阳已经西沉，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他不知道现在的时间，也不知道日期。他仍记不起关于车祸的任何细节，甚至连那趟旅程也记不起来，但在那之前的记忆开始逐渐归位。公交车从一开始就吓着艾莲妮，公交车似乎没有任何规则或要求。一家人可能联合起来买一辆五十年代产的二手公交车，这辆车就成为他们挣钱养家的工具。如果车抛锚，他们就会挨饿，所以他们变得很擅长进行拙劣的手工修补。道路上随处可见这种不适合公路行驶的笨重的恐龙，里面的刹车和排气管都已经破破烂烂。公车主人可以自行选择目的地和时间表，除非坐满人，否则公交车不会从站点离开。如果有人站在座位之间，或坐在车顶，用手紧抓着做成临时车顶行李架的杆子，这对车主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然后他们会拼命加快速度，好多运送几趟。如果单单绕城作短途旅行，那么这还可以忍受，但通常情况下旅程都会长达几个小时。在安第斯山穿行，路况糟糕透顶，道路表面坑坑洼洼，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而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掉落，就绝无生还机会。有几次莱昂和艾莲妮就看到在深深的峡谷下面有一辆生锈的公交车，所有其他的乘客都会在胸前划个十字，祈祷一会儿。有几次艾莲妮让司机把速度慢下来，他却不满地哼了一声：“你还不相信我？你觉得我不会开车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下车。”有时莱昂和艾莲妮真的就下车了。

卡洛斯的红色卡车就停在医院的入口处。驾驶室能载一个司机和一个乘客，卡车剩余的部分都是敞开的。车斗正打开着，等待货物进来。里面没有座位也没有毯子，只有沾满泥土的金属。

“我们不能把她放在这里，太恶心了。”莱昂请求道。

但那两人已经抬起她的脚和肩膀，正使劲把她送上卡车。

“小心一点。”莱昂护着她的头。卡洛斯背对着卡车。当莱昂想抬起膝盖让路时，他滑了一跤，身子向后仰去。卡洛斯松开手，莱昂眼看着她艾莲妮掉到自己身上。她死后比生前重多了。她身体冰冷僵硬，莱昂费尽力气才把自己挣脱出来。

她躺在那里，像一只要已经屠宰好要卖到市场上的羊羔，没有任何尊严可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绑着她，或让她避免在颠簸的路面上弹起。一切东西都是零零碎碎，临时弄起来的。艾莲妮生前，他还对南美洲的混乱着迷；如今他只希望有一辆干净有效的救护车。他希望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管理机构，能为自